

看名家如何勾勒人物

读美文 练写作

[高中版]

林玲琦 音渭 赵玉敏◎主编



学名家，做练习，彻底解决作文问题

- 学习名家名作，作文事半功倍
- 名师权威指导出题，引导孩子吸收借鉴
- 阅读鉴赏能力和作文实操能力双提高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看名家如何勾勒人物

读美文 练写作

[高中版]

林玲锜 音渭 赵玉敏◎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美文练写作：高中版. 看名家如何勾勒人物 / 林玲锜，音渭，赵玉敏主编.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09-6994-6

I. ①读… II. ①林…②音…③赵… III. ①阅读课—高中—教学参考资料②作文课—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5909号

读美文练写作（高中版）：看名家如何勾勒人物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林玲锜，音 渭，赵玉敏
责任编辑 张 洁
特约编辑 牛晓婧
封面设计 马顾本
版式设计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 (870×1280毫米)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1.5
书 号 ISBN 978-7-5309-6994-6
定 价 25.00元

版权声明

本书由于涉及作者较多，无法与权利人一一取得联系，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编者特委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相关权利人与中国著作权协会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四层

邮编：100020

电话：010-65978905 / 06 / 16 / 17

传真：010-65978926

E-mail: Chinacopyright@yahoo.cn

编 者

参与编写人员

林玲铤 音 渭 赵玉敏 孙俊峰 李子燕 董 娟

张 璇 张 霞 杨霞芬 朱 榕 贺 丹 方宇嘉

李彦琪 李春华 陈继东 钱 芳

人物篇

梦苇的死·朱湘 / 3

女人·梁实秋 / 10

男人·梁实秋 / 15

黄庐隐·谢冰莹 / 19

邻居·庐隐 / 24

柳叶桃·李广田 / 29

房东太太·朱自清 / 37

我所见的叶圣陶·朱自清 / 43

我的母亲·丰子恺 / 48

崇高的母性·黎烈文 / 52

我的母亲·老舍 / 59

在车上·靳以 / 65

造车的人·靳以 / 69

贝多芬百年祭·(爱尔兰)萧伯纳 / 74

悼念乔治·桑·(法国)维克多·雨果 / 82

董二嫂·石评梅 / 87

罪犯·（黎巴嫩）卡里·纪伯伦 / 93

红菊·缪崇群 / 95

情感篇

雨伞·（日本）川端康成 / 103

弃绝·（印度）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 106

不能忘的影·胡也频 / 115

初恋的自白·胡也频 / 122

墓畔哀歌·石评梅 / 129

债·许地山 / 135

窗帘·陆蠡 / 138

海外寄霓君（节选）·朱 湘 / 140

月光·（法国）莫泊桑 / 148

初恋·废名 / 155

秋外套·黎烈文 / 160

我观中国·（德国）赫尔曼·黑塞 / 164

中国人的国民性·林语堂 / 168

人
物
篇

梦苇的死

朱湘

我踏进病室，抬头观看的时候，不觉吃了一惊，在那弥漫着药水气味的空气中间，枕上伏着一个头。头发乱蓬蓬的，唇边已经长了很深的胡须，两腮都瘦下去了，只剩着一个很尖的下巴；黧黑的脸上，一双眼睛特别显得大。怎么半月不见，就变到了这种田地？梦苇是一个翩翩年少的诗人，他的相貌与他的诗歌一样，纯是一片秀气；怎么这病榻上的就是他吗？

他用呆滞的目光，注视了一些时，向我点头之后，我的惊疑始定。我在榻旁坐下，问他的病况。他说，已经有三天不曾进食了。这病房又是医院里最便宜的房间，吵闹不过。乱得他夜间都睡不着。我们另外又闲谈了些别的话。

说话之间，他指着旁边的一张空床道，就是昨天在那张床上，死去了一个福州人，是在衙门里当一个小差事的。昨天临危，医院里把他家属叫来了，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小女孩子。孩子很可爱的，母

亲也不过三十岁。病人断气之后，母亲哭得九死一生，她对墙上撞了过去，想寻短见，幸亏被人救了。就是这样，人家把他从那张床上抬了出去。医院里的人，照旧工作；病房同住的人，照常说笑。他的一生，便这样淡淡的结束了。

我听完了他的这一段半对我说、半对自己说的话之后，抬起头来，看见窗外的一棵洋槐树。嫩绿的槐叶，有一半露在阳光之下，照得同透明一般。偶尔有无声的轻风偷进枝间，槐叶便跟着摇曳起来。病房里有些人正在吃饭，房外甬道中有皮鞋声响过地板上。邻近的街巷中，时有汽车的按号声。是的，淡淡的结束了。谁说这办事员，说不定是书记，他的一生不是淡淡的结束，平凡的终止呢。那年轻的妻子，幼稚的女儿，知道她们未来的命运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这最高的文化，自有汽车、大礼帽、枪炮的以及一切别的大事业等着它去制造，哪有闲工夫来过问这种平凡的琐事呢！混人的命运，比起一班平凡的人来，自然强些。肥皂泡般的虚名，说起来总比没有好。但是要问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刘梦苇，再等个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在每个家庭之中，夏天在星光萤火之下，凉风微拂的夜来香花气中，或者会有一群孩童，脚踏着拍子唱：

室内盆栽的蔷薇，
窗外飞舞的蝴蝶，
我俩的爱隔着玻璃，
能相望却不能相接。

冬天在熊熊的炉火旁，充满了颤动的阴影的小屋中，北风敲打着门户，破窗纸力竭声嘶的时候，或者会有一个年老的女伶低低读着：

我的心似一只孤鸿，
歌唱在沉寂的人间。

心哟，放情的歌唱罢，
不妨壮，也不妨缠绵，
歌唱那死之伤，
歌唱那生之恋。

咳，薄命的诗人！你对生有何可恋呢？它不曾给你名，它不曾给你爱，它不曾给你任何什么！你或者能相信将来，或者能相信你的诗终究有被社会正式承认的一日，那样你临终时的痛苦与失望，或者可以借此减轻一点儿！但是，谁敢这样说呢？谁敢说这许多年拂逆的命运，不曾将你的信心一齐压迫净尽了呢？临终时的失望，永恒的失望，可怕的永恒的失望，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还记得：当时你那细得如线的声音，只剩皮包着的真正像柴的骨架。临终的前一天，我第三次去看你，那时我已从看护妇处，听到你下了一次血块，是无救的了。我带了我的祭子惠的诗去给你瞧，想让你看过之后，能把久郁的情感，借此发泄一下，并且在精神上能得到一种慰安，在临终之时，能够恍然大悟出我所以给你看这篇诗的意思，是我替子惠做过的事，我也要替你做的。我还记得，你当时自半意识状态转到全意识状态时的兴奋，以及诗稿在你手中微抖的声息，以及你的泪。我怕你太伤心了不好，想温和的从你手中将诗取回，但是你孩子霸食般的说：“不，不，我要！”我抬头一望，墙上正悬着一个镜框，框上有一十字架，框中是画着耶稣被钉的故事，我不觉的也热泪夺眶而出，与你一同伤心。

一个人独病在医院之内，只有看护人照例的料理一切，没有一个亲人在旁。在这最需要情感的安慰的时候，给予你以精神的药草，用一重温和柔软的银色之雾，在你眼前遮起，使你蒙胧的看不见渐渐走近的死神的可怖手爪，只是呆呆的躺着，让憧憧的魔影自由的继续的来往于你丰富的幻想之中，或是面对面的望着一个无底深坑里面有许多不敢见阳光的丑物蠕动着，恶臭时时向你扑来，你却被缚在那里，

一毫也动不得，并且有肉体的苦痛，时时抽过四肢，逼榨出短促的呻吟，抽挛起脸部的筋肉：这便是社会对你这诗人的酬报。

记得头一次与你相会，是在南京的清凉山上杏院之内。半年后，我去上海。又一年，我来北京，不料复见你于此地。我们的神交便始于这时。就是那冬天，你的吐血，旧病复发，厉害得很。幸亏有丘君元武无日无夜的看护你，病渐渐的退了。你病中曾经有信给我，说你看看就要不济事了，这世界是我们健全者的世界，你不能再在这里多留恋了。夏天我从你那处听到子惠去世的消息，那知不到几天你自己也病了下来。你的害病，我们真是看得惯了。夏天又是最易感冒之时，并且冬天的大病，你都平安的度了过来，所以我当时并不在意。谁知道天下竟有巧到这样的事？子惠去世还不过一月，你也跟着不在了呢！

你死后我才从你的老相好处，听到说你过去的的生活，你过去的浪漫的生活。你的安葬，也是他们当中的两个：龚君业光与周君容料理的。一个可以说是无家的孩子，如无根之蓬般的漂流，有时陪着生意人在深山野谷中行旅，可以整天的不见人烟，只有青的山色、绿的树色笼绕在四周，驮货的驴子项间有铜铃节奏的响着。远方时时有山泉或河流的琤琮随风送来，各色的山鸟有些叫得舒缓而悠远，有些叫得高亢而圆润，自烟雾的早晨经过流汗的正午，到柔软的黄昏，一直在你耳边和鸣着。也有时你随船户从急流中淌下船来。两岸是高峻的山岩，倾斜得如同就要倒塌下来一般。山径上偶尔有樵夫背着柴担夷然的唱着山歌，走过河里，是急迫的桨声，应和着波浪舐船舷与石岸的声响。你在船舱里跟着船身左右的颠簸，那时你不过十来岁，已经单身上路，押领着一船的货物在大鱼般的船上，鸟翼般的篷下，过这种漂泊的生活了。临终的时候，在渐退渐远的意识中，你的灵魂总该是脱离了丑恶的城市，险诈的社会，飘飘的化入了山野的芬芳的空气中，或是挟着水雾吹过的河风之内了罢？

在那时候，你的眼前，一定也闪过你长沙城内学校生活的幻影，

那时的与黄金的夕云一般灿烂缥缈的青春之梦，那时的与自祖母的瓷罐内偷出的糕饼一般鲜美的少年之快乐，那时的与夏天绿树枝头的雨阵一般的来得骤去得快，只是在枝叶上添加了一重鲜色，在空气中勾起了一片清味的少年之悲哀，还有那沸腾的热血、激烈的言辞、危险的受戒、炸弹的摩挲，也都随了回忆在忽明的眼珠中，骤热的面庞上，与渐退的血潮，慢慢的淹没入迷惘之海了。

我不知道你在临终的时候，可反悔作诗不？你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又去上海，又去宁波，又去南京，又来北京；来无声息，去无声息，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任了北风摆布，只是对着在你身边漂过的白云哀啼数声，或是白荷般的自污浊的人间逃出，躲入诗歌的池沼，一声不响的低头自顾幽影，或是仰望高天，对着月亮，悄然落晶莹的眼泪，看天河边坠下了一颗流星，你的灵魂已经滑入了那乳白色的乐土与李贺济慈同住了。

巢父掉头不肯住，
东将入海随烟雾，
诗卷长留天地间，
钓竿欲拂珊瑚树。

你的诗卷中间有歌与我俩的诗卷，无疑的要长留在天地间，她像一个带病的女郎，无论她会瘦到哪一种地步，她那天生的娟秀，总在那里，你在新诗的音节上，有不可埋没的功绩。现在你是已经吹着笙飞上了天，只剩着也许玄思的诗人与我两个在地上了，我们能不更加自奋吗？

Z 作品欣赏

朱湘（1904—1933）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

学，其间醉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之后赴美国留学，向国内引进了多位外国诗人的作品，但那里的民族歧视强烈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诗人般幻想着回国后与众文人专事创作，却因经济原因，学业未成提前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期间因与校方发生不和而离校，又辗转多地，1933年12月5日，这位一儿一女的绝望的年轻诗人父亲从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自杀身亡。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着亲人、好友在病痛中挣扎着死去，作者面对好友诗人刘梦苇的病逝，有哀痛，有愤怒，有怀念，也有奋发向上的动力。全文在记叙梦苇病逝前“我”三次去探望中，插入对梦苇的回忆与评价，一方面感叹“咳，薄命的诗人！你对生有何可恋呢？它不曾给你名，它不曾给你爱，它不曾给你任何什么！”另一方面作者也看到了梦苇与诗的孽缘：“你……躲入诗歌的池沼，一声不响的低头自顾幽影，或是仰望高天，对着月亮，悄然落晶莹的眼泪，看天河边坠下了一颗流星，你的灵魂已经滑入了那乳白色的乐土与李贺济慈同住了”。在那动荡的岁月，诗人是何等悲惨而无辜！同为诗人的朱湘何尝没有同病相怜之感？这也算是他在梦苇逝后三年最终选择自杀的一个注解吧。

D 读一读

1. 一个人独病在医院之内，只有看护人照例的料理一切，没有一个亲人在旁。在这最需要情感的安慰的时候，给予你以精神的药草，用一重温和柔软的银色之雾，在你眼前遮起，使你蒙胧的看不见渐渐走近的死神的可怖手爪，只是呆呆的躺着，让憧憧的魔影自由的继续的来往于你丰富的幻想之中，或是面对面的望着一个无底深坑里面有许多不敢见阳光的丑物蠕动着，恶臭时时向你扑来，你却被缚在那里，一毫也动不得，并且有肉体的苦痛，时时抽过四肢，逼榨出短促的呻吟，抽挛起脸部的筋肉：这便是社会对你这诗人的酬报。

2. 你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又去上海，又去宁波，又去南京，

又来北京；来无声息，去无声息，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任了北风摆布，只是对着在你身边漂过的白云哀啼数声，或是白荷般的自污浊的人间逃出，躲入诗歌的池沼，一声不响的低头自顾幽影，或是仰望高天，对着月亮，悄然落晶莹的眼泪，看天河边坠下了一颗流星，你的灵魂已经滑入了那乳白色的乐土与李贺济慈同住了。

L 练一练

思考题

1. 文中引用了几首梦苇的诗，他的诗有怎样的特点，你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去找找，那个年代的浪漫。

2. 朱湘和刘梦苇都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同样的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命运多舛，读读朱湘的代表作《葬我》，谈谈你对这首诗和那个时代的诗人的理解：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樱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女人

梁实秋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这问题在什么叫做说谎。若是运用小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小小的胜利，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的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炭贵而不升炭盆，她必定对人解释说：“冬天升炭盆最不卫生，到春天容易喉咙痛！”屋顶渗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补之前，女人便会向人这样解释：“我预备在这